

内伤

内伤 NEISHANG

万和◎著

一母同胞的孪生兄弟，长大后成为敌对营垒双方的代表人物
在不同的政治旗帜下斗争成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是魂牵梦萦心灵相通的兄弟
又是你死我活浴血搏杀的仇敌
更有山村迷雾中滋生的动人情爱、原始欲望，和终生不渝的守候



YZL10890146267

人性的悲歌 爱情的绝唱

白 烨：这是一部值得仔细品味的小说力作！所谓“内伤”，含有家国一体的双层寓意。

贺绍俊：对于 20 世纪中国政治风云的解读，仍将继续困扰着我们，也将继续诱惑着我们。

刘起林：四代族人，百年中国。凭乡野诗意察历史荒诞，必高瞻远瞩而悲从中来。

陈忠实 徐贵祥 李敬泽 张颐武 联袂推荐

CM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内伤

NeiShang

万 和◎著



YZLI0890146267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内伤/万和著.——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404-4969-8

I. ①内… II. ①万…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93686号

内 伤

万和 著

出 版 人:刘清华

责任编辑:邓映如

监 制:何尚怀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址://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竭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2011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mm 1/16 印张:20

字数:380,000 印数:1—30,000

ISBN978-7-5404-4969-8

定价:38.0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混沌初开 001

兴安人至今都不清楚永乐江发源于何处又到底要流向何方，他们没少费脑筋，实在想不通便相信了永乐江是从天而降后流向未来的传说。

第二章

少年意气 027

谭恒在云雾与重峦彼此纠缠不清的水乳交融中首次领略了兴安人谜一样的生活。

第三章

初出茅庐 053

谭吉先生说：“祖，从示从且，训诂为祭祀男根也。”

第四章

兄弟阋墙 077

代武意味深长地点拨她：“只要心中有爱，人生何处无青丝？”

第五章

征程风雨 103

代超认为热爱老婆的最好方式就是：不择手段地调戏她、耍玩她，撕碎她的理性思维，摧毁她的道德观和价值体系，直到她一念之间退化成一头不知羞耻又毫无卫生概念的快乐的雌性动物。

第六章

手足情深 127

她们是如此贪婪，以至于兴安男人超越了体能的极限仍不能填满她们的欲壑。当他们搜光了家中的最后一个铜板时，她们连红萝卜和玉米棒也要。

第七章

亲人反目 153

代武始终不相信女人温润的口器不是用来咀嚼食物只是为了方便容纳和吮吸的胡言，直到那天下午，陈谷君涨红了脸跑进临时指挥所里吻他。

第八章

心灰意懒 177

李子梅终于可以肯定代文要在兴安村住下来并准备老死在家了，她似乎又听到了本能在记忆深处发出的温情呼唤。她鼓足勇气再次拿起多年来不屑一顾的镜子……

第九章

孪生劫 203

“内伤啊！”朱即师傅慢悠悠地说出结论时，他的手仍摁在代文的右手腕上不放，继续自顾自地念叨：“内伤，具外伤之痛，有沉疴之苦，乃生命之大忌。”

第十章

问情 231

在偶尔回溯而至的清醒间歇里，代文一个人默默承受着一种久远的恐惧，这恐惧自少年时代起就一直伴随并折磨着他。即他与那位跟自己打了一辈子仗的孪生兄弟又回到了同一个模子里。似乎一生的努力都打了水漂，白白忙活了一场。

第十一章

殊途同归 257

留学生头的讲解员站在代文的背后给一群游客讲述革命前辈的光辉事迹，她神情肃穆却巧舌如簧，用一根指挥棒指点着他背上的伤疤，一个一个地细数来历。

第十二章

盖棺公论定，不泯是人心 287

谭斌比任何人都清楚，族人分散而不是团结的下场将注定是稀释和消亡。他想起了冰河时期的尼安德特人……

第一章

混沌初开

兴安人至今都不清楚
永乐江发源于何处
又到底要流向何方，
他们没少费脑筋，
实在想不通便相信了
永乐江是从天而降后
流向未来的传说。

这年七月，长着辫子眉的金财外公跟往年一样，克服了鬼魅的阻吓和羊肠小道的误导，准时翻过自源岩来到兴安村，继续说唱去年未曾煞尾的故事。刚刚洗脚上岸的村民，无论男女老少都欢欣鼓舞，他们忘了田间劳作的疲惫，纷纷聚拢到村子中央的晒谷坪里，承接起旧年的记忆，开始倾听金财外公细述商王武丁与妇好的爱情悲剧。为了让英年早逝的妻子在阴间也能享受到美妙的性与爱，武丁借巫师之口传达了他的旨意：把妇好许配给先父小乙。

金财外公边讲边用兴安村的风俗和俚语将故事润色，听起来那就像前不久发生的新闻，只是不小心被大伙遗忘了。他没有试图把人们拽进陈旧僵硬的历史，而是用他那天才般的说唱技巧使历史复活并搬到了人们的眼前。

毫无疑问，谭世林是最虔诚的听众之一，这位拥有六个孩子十二头耕牛和二十亩土地的男人可谓家底殷实。此时，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正沉浸在三千年前的肃穆和哀伤之中，武丁主持的繁琐的冥婚仪式仍在进行。谭世林拿出当年新采的虎坦茶招待金财外公并再次往驱蚊的火堆里添加了菖蒲和辣药草。显然，他认为这远远不足以表达自己对知识的尊重和对知识传播者的敬仰，便瞅准机会，郑重地向金财外公发出邀请，恳求他停下周游世界的脚步，留在兴安村安度晚年。还保证在他百年之后，用对待祖父的葬礼规格将他葬在老虎山上。金财外公知道老虎山是谭氏家族的祖山，他能感受到这盛情的分量，但没有应承主人家的好意，他固执地认为谭世林的盘算只是一种狭隘的自私行为。他执意要把中华文明的种子播撒到世界各地，不愿毕其智于一时一地。如此高尚的借口令谭世林惭愧不已。

很早以前，金财外公就声称忘了自己的年岁。但与事实不符，因为这位谜一样的老者记忆力超人，他甚至扬言可以连续说唱一百年也绝不会重复半个故事。他说他脑壳里的故事比脑壳上的头发还要多，很显然，这是他谦虚的说辞。打几十年前谭世林年幼时第一次成为他的听众时，就见他已经歇顶，那光秃秃的头颅油光发亮，隔老远就直晃眼。当他现身自源岩顶时，犹如一轮满月爬上了山头。传说那是他年轻时在一次失算的偷情行动中被一位刚烈又泼辣的四川寡妇用开水烫过。不过，金财外公始终没有承认这一有失风范又毫无根据的附会。他的年龄最终成了一个没有谜底的谜面，有好奇者再次问起时，他仍然坚称忘了。理由是：智者只记有意义的东西！

那时候的兴安村还是大山里一个偏僻闭塞的寨子，一条孤独的山路像见尾不见首的蟒蛇趴在自源岩上蜿蜒而去。这唯一通向外界的捷径是如此狭窄、坎坷又曲折，简直不是为人类开辟的通途，更像专供妖魔和魑魅魍魉游行的冥道！多少年来，只有迷路的流浪汉才会失错走进这个安详的秘境，那时，兴安人总会像接待亲戚似的善待迷途中的陌路人。

半个世纪前，也是七月的一天早晨，金财外公从关王庙出发抄近路赶往永兴县参加一位朋友的葬礼，他想赶在出殡前唱三天号歌为好友饯行，结果在途经钟鼓山时迷了路。在密不透光的原始森林里，失去了太阳的指引，除了土地公公谁也找不到正确的出路。三天后，金财外公吃光了皮箱里的糯米糍粑和土烟，仍然在丛林中转悠。幸亏一群凶恶的猎犬及时发现了狼狈的迷路者，领头的猎人——谭世林的父亲谭友贵老先生——把慌不择路的金财外公从一棵珙桐树上请了下来。

谭友贵用野猪肉和虎坦茶款待这位从树上掉下来的稀客，还拿出自己的土烟装满了客人的烟袋。很快，金财外公就发现这个以狩猎为主、种田为辅的小山村是一处只有智慧却没有知识的世外桃源。安居乐业、道途不惊的村民与森林及土地相依为命，他们所有的生存技巧和生活艺术全都源自本能和对大自然的剽窃。这方山水间，孩子们茁壮成长，青年们热情地求欢，夫妻们勤快地繁殖，老年人尽享天伦，虽有鳏寡孤独，却鲜见旷男怨女。

从此，金财外公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为兴安人输送知识的伟大使命，像彗星似的不辞辛劳、不计报酬地定期造访兴安村，为大家说唱他所知道的一切。

橙黄色的初晨阳光，每天准时越过自源岩，把枕着老虎山脚的人家一户户照醒。随后，便见家家房顶上有白色的炊烟渗出瓦缝，袅袅升起。谭世林总是肩扛火铳，第一个走到晒谷坪里吹响竹哨。于是，大大小小的猎犬立刻兴奋起来，发了疯似的跑到谭世林跟前打闹撒野。男人们纷纷起身，最赖床的家伙也中断了美梦抄起火铳跌跌撞撞赶来集合。金财外公用了核的皂角为当天的围猎行动打卦象吉凶，他在乱哄哄的猎人群中不断地挥手拨开窜来窜去的猎犬并仔细察看卦象显示的最有利的出猎方位。

兴安人的狩猎技术历经无数个世纪的磨炼，已臻炉火纯青。几乎每天下午都会有好几头野猪或麂子被抬进村来，一溜儿摆在晒谷坪里，那正是金财外公早晨打卦的地方。谭世林认为这是金财外公与兴安人真诚合作的成果，当然，他也不会忘记用纸钱蘸上猎物的鲜血在梅山老爷的神龛前焚烧以感谢他的恩赐并安抚猎物的灵魂。妇女们争相前来审视猎物是否膘满肉肥，因为她们习惯了用野猪脂肪擦拭头发和身体以蓄春养颜，增添女性魅力。在孪生兄弟的记忆里，自己的童年就是在晒谷坪里围绕着大人们打回来的猎物，在连喊带唱既舞又蹈之中度过的。

每到农忙季节，男人们都会下田跟女人一块儿忙活几天，一旦上了岸，他们除了打猎什么事也不干，家里的扫帚倒了都懒得伸手扶一把。像照顾孩子和牲口、莳弄菜地、洗衣做饭这类琐事全定在了女人头上，男人们至死也不会沾手。这传统根深蒂固，几千年来未有丝毫改变的迹象。李秀在嫁给谭世林并一口气为他生下了六个孩子后才逐渐意识到这一传统的可恶，但为时已晚。

早在她还是一个六神无主的懵懂少女时，谭世林在她眼中不仅仅是远近闻名的勇猛猎手，更是一位多情又善解人意的男子。当谭世林在关王庙集市上不顾众人的哂笑把一个野鸡翎花环莫名其妙地戴到她头上时，她便因惊吓过度犯了病，整天昏昏沉沉，郁郁寡欢。这位住在永乐江边的健康少女从此患上了重复赶集的强迫症，有事没事都要跋涉几十里山路去到关王庙街上。好几次散场后，她竟然找不着回家的路径，像那些迷路的流浪汉一样迷迷糊糊地翻越了陡峭的自源岩来到兴安村。末了，谭世林总得穿过密密匝匝的钟鼓山丛林把她送到南冲村的家门口才能安心。

那是个依山傍水的小渔村，生活着一群来自永乐江上的疍民。李秀的先祖世代代与季风、暴雨、阳光同行，踏着永乐江的脉搏，跟随鳊鱼迁徙的浪花漂泊了两千多年，终于在两个世纪前的某个晚上，因为恐惧茫茫无边的孤独而终止了浪迹泽国的生涯。他们把船索朝河岸边的柳树上一挂就随随便便上岸定居了。后来，李秀偶尔跟丈夫或子女生气时还会

倒回两百年去诘问糊涂的祖先为什么要选在那深山远垅的山旮旯里安家，为什么不继续随江而下远离老虎山，到安仁县城或者洞庭湖边才上岸呢？那样的话，李秀相信自己就不会嫁人这以狩猎为生的野人部落了。她忘了当初谭世林托媒人来提亲时自己竟然爽快地满口答应，那迫不及待的神情吓了父母一跳。

南冲人临水而渔，兴安人靠山吃山，渔猎之家算得上财力相埒、门当户对，但冷静的家人还是犹豫不决。他们首先肯定了谭世林是位值得信赖的小伙子，然后开诚布公地说出了心中的隐忧：“兴安村有山无水，大家耕种的全是要看天老爷脸色吃饭的旱地，有朝一日，老虎山上的野兽打光了，子孙后代难保不沦为饿殍啊！”这一席句句在理的诤言击中了兴安人祖祖辈辈深以为痛的伤口，尽管老虎山孕育的小气候确保了每年的风调雨顺，但靠天过活的命运的确令人心虚。那喜怒无常的旱魃一直蛰伏在每一个兴安人心头，四时八节，人们只有在加倍的供奉和虔诚的祈祷中聊以自慰。

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当爱情来临时，轻率的鲁莽便会迅即销毁理性的稳重，谭世林当着李秀全家人的面许下了一个事后证实是不可能兑现的诺言：“我们很快就会在钟鼓山脚下修筑一座拦江大水坝，除了灌溉，用不完的水还能养鱼喂虾呢！”他不愧是谭友贵的嫡亲儿子，跟父亲同一个口气，说话掷地有声，令人信服。婚事就这样成了，谭世林的母亲照例去二十多里外的黄洞仙求了个吉日，婚礼定在两个月后重阳节的前一天举行。

对兴安女人来说，生儿育女的艰难历程早在婚前已然开始。目标明确的干等使日子变得特别漫长，心照不宣的恋人共同承受着难言的煎熬，就在重阳节迟迟不愿来临的当儿，谭世林失去了耐心。但怀春的女人具有良好的直感，不需要任何信息或理由便能知晓男人的意图，李秀处处提防，刻意回避着心急火燎的未婚夫。中秋节前夕的一天下午，谭世林凭借他高超的猎物定位能力终于在半道上截住了赶集归来的未婚妻，矜持有礼的姑娘显得不知所措，然而她激动的声音和做作的神态出卖了自己。谭世林一言不发领着她钻进了钟鼓山密林深处，那里到处是洞穴、藤蔓、腐叶、蜈蚣、蚂蚁、松蕈和灵芝，是野生动物的天堂，也是地球上最不宜男女相爱的地方。但被爱情熏红了眼的年轻人并不这样认为，李秀背靠一棵巨大的樟树又惊又喜、浑身发抖，她不敢正视身旁喘着粗气的男人，也无法相信自己竟眼睁睁地看着如此重大的事情就这样轻易地发生。

本来，让心爱的女人带着羞涩和期待在自己跟前躺下来是一门严肃且深奥的学问，可莽撞的猎人却用最直接的手段解决了一切。他表情凝重、严肃，把李秀按在树干上几乎没容她挣扎就扒光了她的衣衫，就在她满脸通红、羞愧难当之际，他放开手，后退到十步开外的地方站定了。可怜的少女睁开她狐疑的眼睛时，猛然看见一个赤身裸体的原始野人从史前冲撞而来，穿越了时空，粉碎了现实。迎面扑来的不是脉脉温情而是钻心的恐惧和疼痛，但少女以令人吃惊的顽强毅力承受了这渊远流长的撞击。她把男人的粗野和由此带来的创伤全都看作了即将到来的幸福生活的一部分。

多年后，李秀仍未落下当年的疑惑，她曾好奇地询问丈夫为什么要以那样的方式开始他们的婚姻生活，谭世林如实相告并毫不掩饰自己重男轻女的思想，他回答说：“鳄鱼孵蛋时靠温度决定后代的性别，兴安人则靠速度和力量创造男儿，软弱无力的交媾只会产下一

大群唧唧喳喳的小娘们。”他还肯定地告诉妻子，树交育子的悠久传统已经在兴安村传承了三千三百年。更令李秀意想不到的：就在丈夫让她体验了树交的那个闷热的下午，她跟在他身后懵懵懂懂进入钟鼓山时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黄花闺女，而当她忍着伤痛恍恍惚惚走出那片林子时，已经是一对双胞胎的母亲了。这对孪生子尚未出世就像鬣狗似的在娘胎里开始了激烈的争斗，为了争夺空间、羊水，偶尔也出于嬉戏而打闹。李秀常在半夜的睡梦里被腹中的胎儿踢醒，从那时起，她漫长的一生便没再安宁。

基于对延续香火、传承血脉的重视，谭世林和李秀的婚礼操办得隆重而热闹，金财外公充当了专职礼生敷衍各种传统的礼节及复杂的仪式。婚礼的先天下午，谭世林把一头肥猪和一份体面的彩礼送到岳父母家时，看见李秀用手绢掩面跟着两位老太婆练习哭嫁，哭辞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但李秀边哭边笑，显得毫无诚意，完全没有畏嫁的紧张情绪。次日上午，一顶鲜艳的四抬花轿摆在了李秀家门口，鞭炮声锣鼓唢呐声以及嘈杂的人声汇成一片，一位夫妻双全、子孙满堂的姑妈替李秀梳了头，牵她出阁。一大群年长的女眷哭哭啼啼地簇拥着小巧玲珑的新娘走向花轿。李秀四岁时就缠了足，经过长达三年的哭闹、煎熬，总算成就了一对让父母欣慰的三寸金莲，看着心上人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直摇晃，谭世林很是受用。

李秀熟悉长哭当歌的哭嫁习俗，也知道新娘哭嫁的表现将被众人视为等同于智慧和教养的水准，然而生性乐观的李秀却欲哭无泪，只得混在别人的哭声中拖着长调假嚎。即将上轿的一刻，在离别气氛的感染和亲人们的耐心诱导下，李秀终于想到了未来生活不可预知的苦难，感觉到了离家别祖的不舍，也记起了前些日子刚刚学会的哭腔，便顺势痛哭道：“我头发还不长，不想离开娘啊！我牙齿尚未全，何故把线牵呢……”这出人意料的发挥赢得了所有来宾的赞赏。

长长的迎亲队伍穿过钟鼓山又翻越了自源岩，李秀闻到了浓浓的桂花香，她擦干眼泪，悄悄撩起一角轿帘偷窥未来的家园和邻里。巴足塘晶莹剔透、清澈见底，宛如一块祖母绿宝石镶嵌在自源岩脚下，塘岸边长满了风车草和美人蕉，还有一棵树阴盖住了半个塘面的老桂树。老桂树已年满千岁，早过了更年期仍拼了老命要把最后的芬芳奉献给兴安人，它每年都开出纷繁馥郁的花来招惹了无数的雀鸟和蜂蝶，有三十一窝蜜蜂常住于此。

池塘里绿油油的水草间有两只洁白的天鹅在游弋中交颈相吻，看到这温馨一幕，李秀视其为可预兆自己婚姻幸福的祥瑞。殊不知那是一对失去了天空和自由的苦命情侣，它们俩曾经因为爱情结伴遨游世界，一块儿辗转迁徙找寻温暖又丰饶的天堂，一块儿衔枝筑巢养育雏鸟，共同分享快乐和责任。半年前的一天傍晚，不幸的雄天鹅在永乐江畔的高勘上落入了谭世林为兔子设置的圈套，谭世林把被捕的天鹅顺手丢进巴足塘，由于巴足塘水面不能提供足够的滑行距离，天鹅被永远软禁了。第二天，它那坚贞的伴侣循踪而至，只在兴安村上空盘旋了两圈半就一头扎了下来。不出半个月，这对坚定的爱情主义者染上了人类随遇而安的惰性，竟开始接受凶手的喂饲，很快变得肥胖而自信，完全忘了远方的家园和朋友，忘了记忆深处的广阔世界。如今，它俩已经堕落到只关注巴足塘里的鱼虾和兴安人的心情了。

就在李秀走神的当儿，花轿到了晒谷坪，她隐约听到外面有激烈打斗的响动，但并不

惊慌。她能猜到那是一群好事的年轻人拦住了新郎官，他们要把漆黑的锅底灰连同祝福一股脑地涂抹在新郎和新娘脸上。谭世林早有提防，不肯就范，但还是在一阵纷乱的混战中投降了，花轿里的李秀也不能幸免，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全都袖手旁观，笑成一片。他们很高兴见证了又一对被涂花脸的新人在金财外公的引领下走进了谭氏宗祠。

祖宗牌位前的案桌上摆着六畜制作的牺牲，一对足有胳膊粗的红蜡烛正熊熊燃烧，金财外公一边有条不紊地上香、烧纸、酹酒，一边念念有词，把喜讯祷告先祖并替新婚夫妇祈求荫樾之福。礼毕，走出祠堂，两位新人被带到谭世林家朝东面的屋檐下，那堵用石灰刷白的墙壁上画有一根色彩斑斓、形象逼真的巨大阳具，这是谭氏家族的图腾，他们信奉生殖崇拜的历史已有五千多年。跪拜之前，李秀朝墙上瞄了一眼，没有看清楚那高昂着头颅、脖子上还系着红色飘带的家伙是什么东西，于是又好奇地观望了一会，这才回过神来，脸上的红晕立刻漫过颈项直至心窝。她再也不敢抬头，却永远没法忘了那家伙气宇轩昂、呼之欲出的架势。

过了好几年，李秀才渐渐明白，到生殖墙前礼拜不仅仅为祈求子嗣，女人们每当身体不适或对生活失去信心时都会前来祈祷和冥思，它既是产疫鬼的克星也是女人和家族的保护神。那堵墙正对着自源岩和巴足塘边的老桂树，每天清晨，兴安村的第一缕阳光就是照在那神气的男根上。

李秀已经有了妊娠反应，时不时会呕吐反胃，面如锡纸，但精力旺盛的新婚夫妇并没有在意这些。荆钗布裙、素面朝天的脚女人平日里看起来弱不禁风，连路都走不太稳当，可一入夜，就化身一种坚韧顽强、神秘莫测的软体动物，像海绵似的贪婪地吸收了谭世林所有过盛的精力，使野牛般粗野火爆的壮汉变成了平和的农夫和冷静的猎手。

兴安村是个聚族而居的热闹山寨，为了与祖先的灵魂靠得更近，谭氏家族世代代生活在老虎山脚下。这些人世间最善良、最知足的山野村夫们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数千年来从未迁徙过。婚后不久，李秀发现自己不仅爱上了丈夫，也爱上了这个花香鸟语撩人，鸡犬砦童之声鼎沸的地方。她喜欢冬暖夏凉的夯土房屋和墙上精雕细镂的栎木格子窗，也爱看房顶层上层次分明的古老瓦片和屋脊上能辟邪、招财、保平安的瓦猫。这里的雨水总爱化作雾气在夜晚悄悄降临，李秀清晨推开大门时常常发现巴足塘脚下的田地和菜园全湮没在一片浩渺烟波之中，还以为自己生活在天庭呢。

那天深夜，一番例行的温存之后，李秀竟不知羞耻地告诉丈夫：即使住茅棚吃蕨根她也有信心使这个家族人丁兴旺。日后的事实证明，李秀的表白并非诳语。夫妻俩异常勤快、卖力，家里几乎每年都添新丁，头一胎便是一对孪生子，显示了她超强的生命力。谭世林乐不可支，没和任何人商量，立刻按字辈为兄弟俩取名为谭代文和谭代武。

兴安村虽然四面环山却并不狭窄，中央的晒谷坪既宽敞又平坦，足以摆下一百桌酒席。李秀倍感宽慰，心想将来即使生下再多的孩子也不至于拥挤局促。要不是谭世林重男轻女的思想越来越严重，最后到了侮辱人格的地步，李秀本来打算为他生十八个孩子。

谭世林是个守信而又有决心的汉子，蜜月刚过没几天，就想起了对岳父母许下的诺言。他与父亲做了一次冷静的沟通，然后把兴安村所有的家长都叫拢来开了个家族会议，集资

修建钟鼓山水坝的计划就算是定了下来。

永乐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河流，已经流淌了二亿五千万年。濒临灭绝的恐龙曾涌向这里最后一次痛饮，它们无一例外全是雌性。由于气温的下降，无情的冷淡造就了她们清一色的性别。永乐江见证过不可一世的恐龙家族在留下了一窝窝未曾受精的寡蛋后，终于因为缺失爱情和温暖而消亡了。如此简单的事实却恰恰是生物学家所不能理解和接受的。

兴安人至今都不清楚永乐江发源于何处又到底要流向何方，他们没少费脑筋，实在想不通便相信了永乐江是从天而降后流向未来的传说。它一路摇摇摆摆直奔兴安村而来，到钟鼓山北麓时忸怩了几下竟然转身拐往南冲村那边溜走了，毫不理会兴安村数百亩田地的急切召唤。可见，兴安人靠天吃饭的命运早在混沌的白垩纪时期永乐江在钟鼓山北麓转身的那一刹那就注定了。

如今，谭世林下决心要修筑水坝迫使永乐江水接受兴安人的摆布，由低往高处流进兴安村来。村民们将信将疑，但是，对旱魃的憎恨和恐惧战胜了他们的疑虑，一大笔集资款很快就交到谭世林手里。他到关王庙找来了一位叫李仙宝的风水先生和一帮泥水匠师傅，这些人比兴安人更能吃苦耐劳。白天，他们在谭世林的带领下，沿永乐江溯流而上，逐段逐段地勘探考察，不厌其烦地用罗盘和其他稀奇古怪的仪器进行测量以便寻找合适的坝址；晚上，他们回到兴安村，关在屋里开会讨论可行性计划，计算土方，评估造价。

半个月后，工程组终于有了结论：在钟鼓山北麓修筑水坝，而后通过沿山水渠引水至兴安村的计划就技术而言毫无问题。但工程量之巨大令人绝望。风水先生李仙宝是位和蔼可亲的后生，充满玄机的职业使他的脸部表情过于稀少，以至于人们永远没法看清他的真实面目。他把罗盘丢到一边，抿了一口虎坦茶，慢条斯理地说：“具体点说吧，兴安村所有的人，即使拄拐的耄耋老人和蹒跚学步的周晔孩童全都拉上阵也得干一百年。”

谭世林铁青着脸一言不发，他记得自己夸下的海口，还想起了每至三伏兴安人就得请黄洞仙的朱即师傅在晒谷坪里装神弄鬼举行盛大的仪式驱逐旱魃。他的实干精神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瞬间崩溃了，一想到自己的子孙后代将永远摆脱不了旱魃的欺凌，他心痛不已。

“永乐江水永远也到不了兴安村啦。”谭世林心情沉重地对妻子说，“饥荒的年景里我只有打野猪养活你和孩子了。”不过他并未真正死心，他相信将来的谭氏子弟一定会有出息，无论谁做了高官或巨贾，钟鼓山水坝终究会修起来的。

“到时候，”谭世林跟大伙说，“我们要把那位有能力修筑水坝的子弟当菩萨供起来，为他在自源岩和巴足塘之间竖一座功德牌坊。”

把工程组送走之前，谭世林估摸着手头那笔钱或许可以用来修一条马路通往关王庙，使兴安村同外面的文明和科技联系起来。那时，客人和知识就会如潮水般源源不断地涌进村来。而且，村里的孩子也能更容易穿越群山到外面的世界去博取功名与财富，即便不能出人头地，至少也可长些见识。于是，他自作主张恳求工程组的人员留下来转而勘测马路的线路。过了十一天，结果是这条公路的工程量比钟鼓山水坝更大，兴安人得干一百六十年才能完工。

“该死的大山把我们关起来了！”谭世林彻底泄了气，好几天茶饭不思，闷闷不乐。他

多次梦见自己把盘古开天地时留下的神斧借了来，轻而易举就劈开了老虎山，让永乐江水浩浩荡荡地流过来，使最枯涩的旱地也变成了水汪汪的良田。

两个极具科技含量的无可辩驳的结论使谭世林醒悟到兴安人只有靠耐心和毅力继续等待奇迹的出现，困扰了兴安人无数世纪的难题还要再次延后解决，得推到下一代人的身上了。

此后的好几年，谭世林放弃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大计划，安心地生儿育女、狩猎种地，还像从前那样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对外面的世界没有什么要求也失去了兴趣。很多时候，谭世林甚至认为其实靠数亩薄田和一杆火铳也足以养家糊口。

就在双胞胎出生后不久，金财外公心事重重地来到兴安村，这一次他没像往常那样急于把大伙拽进历史和传说中去，而是不无忧虑地通报消息说：“宣统皇帝退位了，现在是革命党当权了，这些人目无王法，在大街上逮住男人就剪发，碰上女人就放脚。天下已经大乱，我们成了没有皇帝的孤民啦。”然而，兴安人听着这些时事居然感觉比金财外公曾经说唱的古老神话更为遥远。

“这都是数千里之外的事呀，”谭世林心不在焉地说道，“依我看，现在社会稳定、朝野安义，没什么可担心的。谁当皇帝不都一样吗？哪个朝廷都不会管兴安人的死活，既不会帮我们筑水坝，也不会给我们修马路。”

到公公婆婆相继过世后，几年下来，李秀一口气生下了四男二女共六个孩子，她说什么也不肯再生了，问题就出在丈夫为孩子取名的做法惹恼了妻子。谭世林给排行老三的大女儿取名谭青，给幺女取名谭菜，他认为女人的名字只为方便使唤，所以简单上口就行了。而男人要经天纬地、名垂千古，那名字自然是含糊不得，不仅得严格遵循谭氏家族的字辈排行，更要讲究意头吉利。李秀非常反感，她担心闺女们的命运会比她们的名字更苦更寒酸，每次临盆后听到丈夫脱口而出的名字时她都无奈地认了，但是当她们从丈夫嘴里得知如果日后再产下女儿，她们将依次名叫谭萝、谭卜时，她再也无法容忍。

为了家里不至于出产可怜的萝卜，精明而倔强的女人凭着自身的经验判断，在大致推算出的那些危险日期里，总会毫不留情地拒绝丈夫的甜言蜜语和来路不明的冲动。当她偶尔拗不过变得像野兽般蛮横的丈夫时，她也能够在最关键的一刻当机立断狠心地抽身出来，使他那丰沛的激情和精力浪费在外。

自打有了孩子，李秀一改少女时的含蓄和懒惰，她变得勤快且多嘴，胆也大了，既不害羞又不怕脏，连鬼怪和老鼠也敢出手痛打。她小巧的身影出现在村里的各个角落，她跟那些大手大脚的女人们一块儿爬上切丁寨山顶挖蕨根磨粉，采山葵做菜。她侍候长辈、拉扯孩子，这个家因为有了她，火塘里的柴火总能保持不灭，黄泥夯土地板和木器家什永远都亮堂干净，菜园里的辣椒、茼蒿、蕹菜都长势良好，吃了一茬又一茬。厅堂上的神龛也从来不曾蒙尘，每逢初一、十五准会燃起香火。

孩子们已陆续长大，他们光着身子像猪一样在水凼的泥淖里打滚，还不知疲倦地和兔子、青蛙一同在巴足塘脚下刚刚收割完的稻茬田里追逐嬉闹。天黑前，李秀手忙脚乱把他们一个一个抓回来丢进巴足塘，替他们揭去蚂蟥，洗尽泥浆。眼看孩子们越来越野，做母亲的不禁忧心如焚，她暗自叨咕：“若再不进行教化，这些家伙将来真不知会变成什么东西。”特

别是年长些的孪生兄弟，已经知道用苍蝇钓青蛙，再用青蛙钓水蛇了。两人长得一模一样，简直就是一个模子拓出来的两个糍粑。

打很小刚懂事起，弟兄俩就彼此看不顺眼，不喜欢身边有一个复制品存在。谭代文为走出兄弟雷同的阴影常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以凸显自己的个性和差异，这让母亲伤透了脑筋。因为与此同时，谭代武有着相同的困惑和想法，结果是兄弟俩时常犯下相同的错误，惹出了同样的麻烦，到头来两人又钻进了同一个另外的模子里。

如果不是代文患了痔疮，屁股常被鲜血染红的话，恐怕连李秀也分不清谁是哥谁是弟了。每次上完茅厕，代文那血红的痔疮就像一个蝴蝶结外翻出来，他得趴在母亲膝盖上让她用晒蔫的土烟叶小心地擦拭完血迹后把蝴蝶结抵进肛内。李秀坚持用金财外公的偏方给代文治疗。那些谁也不认识的藤蔓和草根必须用瘦肉做药引煎水服用，代文每次拣吃完瘦肉后就把药汁滗出来偷偷倒掉。连续吃了好几年瘦肉，他的痔疮仍无痊愈的征兆。金财外公心里直犯嘀咕：是不是自己老眼昏花挖错了草根呢？

那时候，双胞胎已近十岁，小小年纪就显露出猎人的本性，整日里蓬头垢面，光膀子打赤脚上山下水到处搜索，自源岩上的鸟巢和巴足塘脚下的水圳都遭了殃。李秀的小脚已追不上孩子的步伐，只好横下心把他们交给菩萨去管教了。

金财外公还在为痔疮药方失灵一事困惑不解时，一连好几天李秀浣洗衣物时，惊奇地发现代文的裤裆上已经见不到血渍了。原来三天前那个燥热的下午，吃腻了瘦肉的谭代文解手后没有像往常那样去乞求母亲的帮助，而是一怒之下用指甲把那可恶的蝴蝶结掐断了，像摔打蚂蟥一样砸在地上，狠狠地踹了两脚，然后又捡起来丢进粪坑喂了蛆才解恨。从此以后，他有了一个和代武一样干净的屁股。

全家人都纳闷这鲁莽的孩子为什么没有因伤口感染或大出血而死去时，金财外公却乐了。“其实很多复杂的问题，”他对惊诧不已的谭世林说，“都可以像代文这样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

这样一来，李秀犯了难，她焦虑地对丈夫说：“从今往后，除了他们自己，我们谁也别想分辨他俩谁是谁了。”

谭世林认为这真是妇人之见，他可没这些烦恼，说：“只要他们有自知之明就行了。”

但执着的李秀仍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她半夜爬起来点亮油灯，扒光双胞胎的衣裤，趁他们熟睡之际，细细察看，总算在一个屁股后面发现了一颗绿豆大小的暗紫色胎记隐藏在股沟里的长强穴处。第二天早晨，李秀从菜园摘菜回来时双胞胎正在生殖墙下的石阶上玩石子棋，她冷不丁大叫一声：“代武过来！”一个家伙应声站起，乖乖地走到母亲跟前，李秀扒下他的裤子看了看，没见着什么瑕疵。这下子她心里有了底，却始终秘而不宣，跟谭世林都从未提起过。

一个叫谭代辉的孩子长大后参加了红军，就在长征途中，他不止一次地回想起自己小时候被堂兄谭代文砍伤的那个血淋淋的中午。事实上，那天和谭代辉一起在晒谷坪里用柴刀削制木质玩具的小伙伴是谭代武。为了争夺一根光滑的枳木棒，谭代武想也没想就朝谭代辉额头上砍了一刀。面对血流如注的伤口，惊慌失措的小凶手拔腿就跑，他爬围墙翻篱

笆找遍各个菜园和巴足塘下边的每条小圳，终于在当面山脚下的稻草堆里见到了正在翻跟斗的谭代文。谭代武如获至宝，把柴刀交给哥哥说：“快回去，妈妈喊你有事呢！”

李秀和几位妇女正在厅屋里的天井旁用锅底灰给谭代辉的伤口止血，谭代文提着柴刀匆匆进门，刀口还蘸着血滴。谭代辉边哭边用手指着他大喊：“就是他！就是他！”

李秀没等谭代文开口就把他拽进里屋关起门来打断了两根荆条，她边打边骂：“你这戳眼珠子的混账东西，将来指不定敢去杀人呢！”谁也不曾料到，母亲气头上的怨言竟一语成谶，那个跪在地上屈打成招的孩子后来阴错阳差成为了战功卓著、赫赫有名的职业革命家。

一天上午，谭世林喝完一碗浓浓的虎坦茶，扛起火铳放出猎犬准备进山。李秀忍不住又唠叨起来：“别常年四季只挂牵你的猎物，你看看你的孩子吧，他们无天管无地收都快变野人啦！”

自从李秀拒绝继续生育后，谭世林难得静下心来听妻子说上几句话。他已经对屋内这个顽固的女人失去了追逐的热情和调情的耐心，只是晚上上了床才会发觉家里还有这么一位堂客。然而这一次，谭世林接受了妻子的抱怨。他放下火铳，走出院子，七岁的谭代超带着弟弟谭代群正在门口的柴堆上拣食白蚁，他们的头发像鸡窝，邋遢的脸上挂着白晃晃的鼻涕，油腻的衣袖好像抹过猪油。

谭世林信步走到晒谷坪，金财外公还在打卦，只听他嘴里念叨：“今天是空网日子啊，正所谓‘空网池中水，赶也赶不出’……”远远地，谭世林望见双胞胎和妹妹谭青在当面山中的油茶树上用蕨管吮吸花蜜，他们蹿上蹿下比金丝猴还机灵利索。那一瞬间，做父亲的突然意识到孩子们已经在冥蒙中摸索着长成半大人了可自己却浑然不知。当金财外公试图进一步解释卦象时，谭世林生硬地拗转了老友的话把，他认真地说道：“比起野猪肉来，我们现在更需要一位正经的八股先生，你看孩子们都将行成人礼了却还像蠢猪一样懵懂无知。”

这对有着旷世友情的知己作了一次深入而务实的长谈，金财外公决定把兴安村的人情世故以及准备高薪聘请私塾先生的消息悉数编入他的故事库中，从此，这信息将跟随他漫游的脚步传遍世界各地。他充分显示了职业说唱家的天赋和神奇的想象力，经由他的嘴巴，兴安村变成了一个美丽诱人的天堂：人们依山而居，半耕半猎，过着最贴近自然的生活。他们拿虎皮虎骨换得大把金银财宝，因无处花销只好埋入贮藏红薯的地窖。他们喜欢用野猪肉、米酒和虎坦茶善待所有的不速之客。特别是兴安村的女人毫无戒心，她们常常用巨大的乳房阻挡陌路男人的视线，使他们立刻变得近视和迷惘，就此永远抛弃了前程也遗忘了归期。那方山水是如此恬静而又世俗，任何人去到那里都能找到故乡的感觉。生死对头在那里邂逅必将幡然成为同志，仇深似海的冤家在那里聚头定会反目成奸，即便素不相识的男女在那里不期而遇也将迅速滋生糊涂的爱情并生下一大堆孩子。那里的男女老少都把有知识的人当外公看待，如今，他们从地窖里挖出了所有财富，打算兑换成文化知识储进孩子们的脑袋，只为了他们的家族能够学养生息，世传有序。

金财外公跟恐龙、天鹅一样依靠体内的松果体支配他周而复始的旅程。他观测星相的变化，留意候鸟的踪迹，每年的七月间到达兴安村，等过完凉爽的秋季就准时离去。兴安人不必查万年历，仅凭金财外公的行程也能推算出立秋和冬至的日子。

金财外公走后的当天晚上，代文刚上床就感觉腹中的肠子绞成团打了结，胃酸不断地从口中溢出，对死亡的恐惧使他不停地流泪、哭喊，没一会便昏过去了。谭世林猜测也许是孩子当初掐断的痔疮又回头来算旧账了，李秀则沉着冷静，立刻展开了与死神的抗争。她打发丈夫连夜赶去黄洞仙请朱即师傅下山，又安排人手看住安然无恙的代武，观察他的变化。她坚信只要双胞胎中的一个还活着，另一个就不会有什么大碍，因为他俩合共一个八字，按理说也该拥有同样的命运，注定要同生共死。随后，她叫上谭青做伴打着火把到当面山上挖来了干净的黄粘土，兑水搅混了给代文灌下，还强迫代武也喝了一杯才去祠堂烧香祈祷。朱即师傅到来时已是半夜，他翻看了患者的眼白后断定是一个不知深浅的水浸鬼趁孩子潜水之机把他的魂魄捉去压在了巴足塘底。李秀吓得脸色煞白，央求朱即师傅无论如何要救救孩子。

鸡叫三遍时，朱即师傅在巴足塘边那棵历经千年沧桑早已养精蓄灵的老桂树下举行了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招魂仪式。遵照朱即师傅的吩咐，李秀赶在天未泛白时，绕着巴足塘打转，不停地呼喊：“代文哦，回来啰！回来啰——，代文哦，回来啰！回来啰——”凄怆悠长的声音穿透了寒冷潮湿的晨曦，唤醒了兴安村所有沉睡的灵魂，唯有谭代文仍然昏迷不醒。第二天中午，李秀带上线香纸钱来到黄洞仙，在石窟中的菩萨面前顶礼膜拜，她求得了一个上吉签还是不安心又硬要朱即师傅画了一个驱灾辟邪的符咒带回家。当她把符咒挂到代文的床头时才发现原本命如游丝的儿子不见了，她慌慌张张找到代文时，见他跟代群和谭菜一块儿，正在切丁寨脚下的石勘上用破瓦片烤蜥蜴吃。谭菜刚满四岁，身型瘦小却聪明伶俐，善于揣摩大人们的心思。她首上是哥哥代群，已满五岁了，他是兴安村有史以来最调皮的孩子，自源岩上的鸟窝有一半毁于他的双手。

代群出生的前日，天降大雪，谭世林进山寻找冻僵的麂子，却在厚厚的雪地上意外发现了老虎的脚印，他一路尾随到了虎坦。那是老虎山腹地，一个三面环崖的宽阔山坳，里面古树参天、深不可测。传说中早已灭绝的许多动物仍不时在那里出没，众多树龄千年的老茶树，为兴安人提供了品质绝佳的虎坦茶。孤身猎虎的传奇就在白雪皑皑的虎坦上演了，当谭世林扛着一只三百多斤重的雄虎回到家时，全村人都赶来庆贺，已开始阵痛的李秀也忍不住爬下床学孩子们那样在老虎身上磨蹭以获取更多些分娩所必需的勇气和力量。

谭世林喜不自禁的是猎获老虎的吉兆使他预知了妻子腹中的胎儿性别。分娩很不顺利，破水后产婆好几次看到了湿漉漉的婴毫，但是产疫鬼又把探出头的孩子活活地推了进去，李秀与产疫鬼的拉锯战持续了六个多小时。朱即师傅应邀赶来，在生殖墙前焚香烧纸，他不停念叨的鬼话不太像魔咒却近似于哀求。不多久婴儿的哭声终于传来，打断了朱即师傅的法事。三十多年后，谭代群被枪毙时，已无人记起早在他的生命刚刚出头时就已经与死神较量过，正是因为首战告捷换来了最终的失败。

那时的兴安村还没有医生，只有菩萨和祖先的灵魂在保佑族人。自古泊今，村民靠大量繁殖来维系家族血脉的传承，他们坚持以数量战胜疾病和天灾的信条从不曾灰心。到谭菜出生后，李秀下定了决心不再生育，谭世林不以为然。一天中午，深秋里温暖的阳光助长了这位中年男子求欢的兴致，一半是因为天性一半是出于爱情，谭世林推推搡搡把妻子弄

进睡房，反手关上房门。

这些年，李秀忙里忙外操持家务，像转起来的陀螺再也停不下来，尽管丈夫对她热情不减，她却是理性多于情爱。这一次她更是恼火，竟然不顾孩子们就在窗外玩耍，一边挣脱一边大声喊叫：“光天化日，你要干什么呢？你会死吗？”

谭世林愣在屋子中央，把刚要说的情话生生地咽进喉咙。李秀并没收口，她数落着这个不成体统、不明事理的男子，从头数到脚，跟在一阵在行又在理的唾骂之后是一大堆令人信服的道德、借口和困难。最后，谭世林澎湃的激情竟成了轻佻猥亵、下流可耻的兽行。就在他寻思眼前的女人并不是妻子而是复活的母亲时，一只兴奋不已的母鸡替他解了围。它刚下完蛋就在厅屋里咯咯嗒咯咯嗒地聒噪起来，谭世林甩门而出，用竹响帚把母鸡打出了屋外。因为恼羞成怒，他骂了起来：“不就是下了几个蛋吗？喊冤似的吆喝什么呢？”

延续种族的强烈本能支配着兴安村的每一个男人，在他们的文化里，早已把尊严和交配权等同了起来。好一段时间，谭世林都垂头丧气，无所事事，靠吸烟和喝茶打发时光。李秀陷在没完没了的家务里不能自拔，她已把丈夫看成了毫无指望的懒汉。

就在这些郁闷的日子里，谭世林在佛井边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晒谷坪旁边有一口深不见底的圆形水井，由光滑的青石堆砌而成。传说明永乐年间，一位南岳高僧云游至此，在自源岩顶上参禅悟道。期间，除了吸收阳光，就是靠这口井里的泉水维持世俗生命。高僧悬壶济世、教化山民，直至多年后神秘消失。感念他的功德，这口井从那时起就有了一个尊贵的名字：佛井。

佛井水质甘甜顺口，无论三伏炎蒸还是寒冬腊月，井水总能溢至井沿，任何人只需弯腰伸手就能汲取。每天清晨的日出时分，那里是妇女们私下里品评各家男人长短的是非之地。村里所有的女人都会前来洗菜、挑水，她们放下扁担水桶，聚一块儿聊天说笑、发乱话、探闲事。谭世林仿佛突然遇见了一群熟悉的陌生女人。

李秀见丈夫居然破天荒地担起水桶去挑水，还以为他是良心发现，要改头换面了。她做梦也想不到是佛井边一位爱讲粗口的女人吸引了丈夫的心思。那女人还不到二十岁，衣着干净，说话爽朗大气，笑声能吵醒睡懒觉的孩子。她没满六岁就嫁到兴安村来了，丈夫谭友福是谭世林的堂叔。这对小夫妻已圆房多年却仍未生育，但这没有影响她乐观的心态。半个月前她丈夫到广东挑盐去了，她毫不掩饰心中的寂寞，向女伴们诉说自己的失眠之苦。她说每天夜里不把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胸口就没法安睡。打那之后，谭世林整夜整夜地望着天花板，数房梁、难入眠，老是想起那女人胸口的那块幸福的石头。

女人叫李子梅，有一双健康的大脚，走起路来风风火火像在赶鬼。一次，谭世林瞅准井边没有旁人时跟她拉起了家常，说友福叔只顾着跑广东挑盐赚钱却荒芜了自家田地，以至这么多年竟不见一儿半女。李子梅听后没像往常那样哈哈大笑，她立刻安静下来，显露出少有的愁容。“这都是命中注定的，”顿了一顿又说，“我上辈子肯定杀过和尚造了孽，这一世要遭报应。”

这时候，稚嫩的太阳刚刚爬上自源岩顶，金黄的阳光穿透晨雾照亮了生殖墙。两人悄悄说开了，谭世林微笑着安慰她：“你的奶波像西瓜，你的屁股像蒲墩，你的大腿像水桶，